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念菴文集 目録

卷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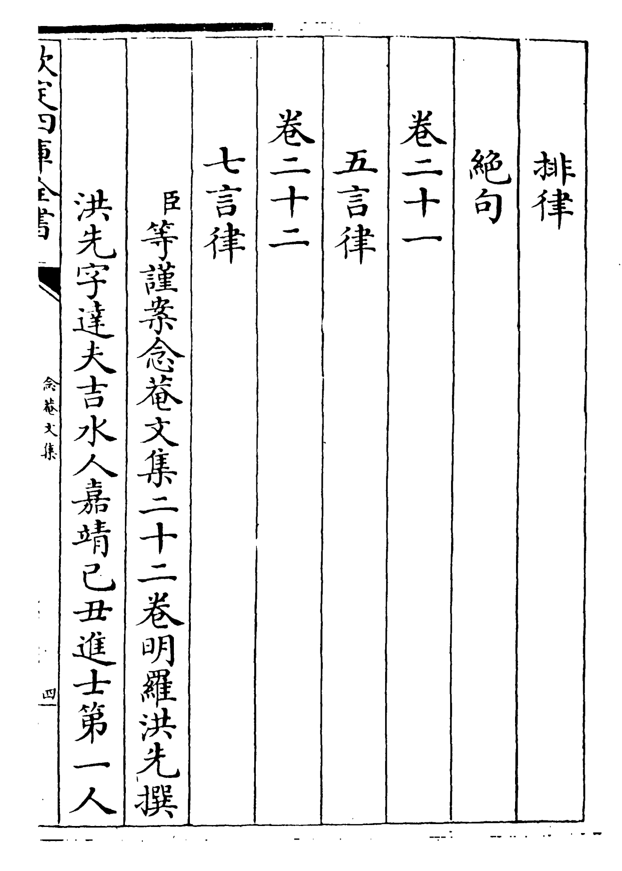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范鍾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念菴文集目録　　別集類五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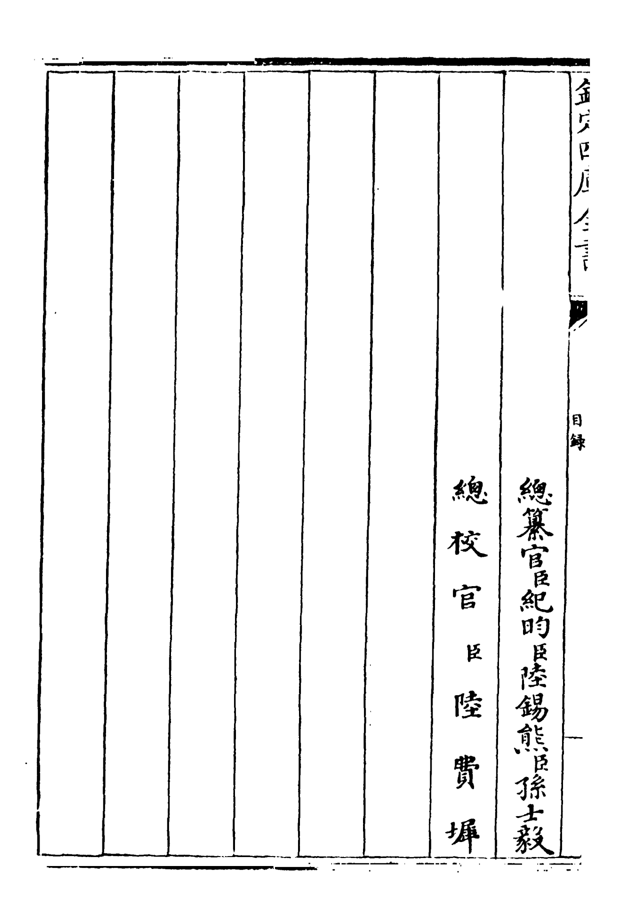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念菴文集二十二卷明羅洪先撰

洪先字達夫吉水人嘉靖己丑進士第一人

官至左春坊賛善隆慶初贈光禄寺少卿謚
文恭洪先不及見王守仁而受學於其鄉人
李中中之學出於楊珠故其説仍以良知為
宗後作守仁年譜乃自稱曰門人不免講學
門户之習其學惟静觀本體亦究不免於入
禪然人品高潔嚴嵩欲薦之而不得則可謂
鳳翔千仞者矣其集初刻於撫州再刻於應
天最後諸門人編為此本而門人胡直序之

稱其學凡三變文亦因之初效李夢陽既而厭之乃從唐順之等相講磨晚乃自行己意其答友人書取譬於水謂古之人有能文者必其中有自得實見斯道之流行無所不在雖欲不為波濤湍瀾之類不可得斯亦有見之言也此本為雍正癸卯其六世孫繼洪等重刻洪先之裔乃名洪理不可曉豈誤解不逮事則不諱耶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念菴文集原序

文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是故文非聖人不能柄也自孟氏沒道術大裂文王孔子之文湮閼不著百氏祺出竄竊工巧而文柄遂旁落於能言者之家近代儒者所著若易通西銘若定性書易傳序彼能言者無容喙矣降是則不免於萎薾而近俚彼其視之不引而去則曰此文之別種此豈細故哉道術不一而枝末之析太繁也且語道果誰昉乎虞書不云道心惟微既曰道心則

外心求之者未可以語道也既曰惟微則枝末承之者未可以識心也故語道莫善於一莫不善於析方其析之唯恐不至而不知萎薾近俚之言諷若摶沙彼傑然好言者且唾之矣惡能使繹而行之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夫唯不約是以不近此道術之益裂文柄之益落蓋交相屬也此亦儒者之過也國家自弘治正德以前棟道之儒不媚於文柄文之士不究於道蓋亦不免於交屬之失唯白沙陽明

二公之為道也歸然獨得於本心之微故其言不下帶指逺辭達有非能言之士所幾念菴先生生兼江陝之秀挺出二公之後年甫十三巳慕為古文比十五遂慭然以斯道為任方良知之學之既流也髙者憑几寂照而曰在是矣其次則或認識解氣機為良知之流行先生始嘗惑之既而悔曰惟無欲而後入微惟微而後知無不良今皆以欲機合微體将求道心不可得也故既壯之後其學一主無欲所舉主静歸寂辨荅数千言要

皆不踰其旨力踐之二十餘年然後廓然大悟沛然真得始自信於不惑之地所著異端論蓋其微也其教學者恒取證於静無動有之語久之徳與年偕邁矣則曰是未始有夫存與不存者又焉有夫動静之有無寂感之先後蓋致微而一上達天徳非膚學者能測也甞試窺之先生之學凡三變而文亦因之先生少學文倣李空同棄之曰是未見端委者既入宫寮又與唐荆川趙浚谷相講磨大放於文久之語直曰吾無意為之矣移

荅友人取辟於水曰古之人有能之者必其中有自得

實見斯道之流行無所不在雖欲不為波濤湍瀾之類

不可得也以是知先生之於文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夫

子曰文不在兹直於先生亦云文若干卷舊刻諸撫又

刻南畿咸漏而泛先生病之邑前令王君少方將營刻

以内召未果今令蘓君誠齋以先生生平力於道匪徒

力文宜慎擇語學者彚編以相警發監司施君華江聞

曰先生之文孰非道也宜併刻之乃徵吏部曽君見臺

偕及門士分校語學各體其他酬應諸雜著統凡若干卷藕君屬直序其端直慚從游之久既未聞道又焉知文乃為著其崖略後之誦繹有知文柄必出道術則二三君子之嘉惠斯文功不眇矣悲夫先生之道未逮大行然見諸家邦徵諸遐邇瞭然而經乎世明物察倫盡性達命咸出無欲之體可以考堯舜孔孟不繆質天地鬼神不疑百世俟聖人不惑者也奚俟直云

念菴文集卷一

明 羅洪先 撰

策

殿試策 嘉靖己丑科

皇帝制曰朕惟治天下之道不可槩舉其大者在乎知人安民二者而已夫知人則哲必能官而任之安民則惠必使匹夫匹婦各得其所雖然堯舜尚於此猶難夫豈後世

所能及也朕本藩服仰承天命入奉大統朝夕戰兢不遑寧處何自即位以來災變頻仍旱潦相繼歲復一歲無處無之生民流亡朕甚恐懼此非朕官非其人以虐民歟或賢與不肖進退倒置歟或勸懲之典失其宜歟抑為我選任者失公平之道歟夫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非民不聊生而天垂深戒者如此何歟至於內有盜賊之擾外有疆埸之患此亦以為民之害者民為邦本而使饑寒困苦流離死亡至於如此邦欲安得乎朕雖存保邦安民之

念求其所以實無一得朕欲俾災沴潛消民生安堵盜賊息邊方靖財充而食足不知如之何可以臻此特進爾多士于廷爾多士明於王道有日矣且目覩時艱豈無真識的見以匡我者當悉心吐露推衍所以于篇朕當勉為親覽焉勿謟勿悍勿泛勿畧庶副朕意嘉靖八年三月十五日

華盖殿讀卷奉御批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第一甲第一名

臣羅洪先

臣對臣聞帝王之致治也有覆天下之仁而以不費為施有周天下之智而以不勞為用施不費而後順時鼓舞之權行用不勞而後憲天聰明之實盡盡聰明者存乎誠誠無疑矣妙鼓舞者存乎變變無方矣無方而顯作用於旁行仁之發也以天下之才盡天下之故得天下之故神天下之化夫何費之有無疑而别賢否於不遺智之運也以天下之公為一人之度廓一人之度達天下之情夫何勞之有是故誠以基智智以廣仁仁以

盡化化以格天天順而時化和而理仁廣而通智睿而辨非夫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者其孰能與於此故仁而不得其要必紛錯而彌文智而不本於誠必穿鑿而任術彌文之弊泛而寡效任術之弊察而不弘天下之事廢者多矣是故帝王存之為湛一之本舉之為易簡之善明而先覺惠而从大蓋其所執者要而所尚者審故也是以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氣化太和災沴不作其上下一貫之理顯微無間之機乎是故仁智合德之

謂聖志氣交感之謂通天人同歸之謂治是說之不明也亦久矣古人之言曰上有好言之君則下必有盡言之臣又曰益志廣德莫善於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臣愚恭遇陛下精明納言得其時矣觀時勢之故究恢濟之本極理要之說廣德業之規臣非其人也而竊有志焉敢不敬述所聞以對惟天生民不能無欲欲之不制亂之成也茍非至德大道不行故夫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兼乎三才足以叙倫盡制者謂之天

子故亶聰明為元后而佑下民也作之君師子夏問孔子以民之父母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一人而定四方者君也是故天者立君之命也君者立民之命也裁成之道輔相之宜所自成也典禮之衷命討之權必有歸也安民非君之責乎勢一而後定於義職分而後詳於仁是故惟王建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立民極也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以奉天道也此則共濟之義大公之制也官人非君之助乎然地遠則德未易

偏情異則化未易齊求萬姓之咸休至難也聽言則易於匿情盡實則乖於廣容求九德之咸事至難也然臣嘗求之矣四凶之惡未著也堯不逆探其奸元凱之善未著也堯不責備其用是道也其知人之要乎黎民敏德在臣工之克艱帝力不知由百僚之師師是道也其安民之要乎然而當時病其難者思日孜孜之心後世之弗逮忘其有事者也念不忘之間而治忽因之其亦可畏也哉仰惟陛下即位以來務學求理敬慎夙夜不

遑寧處求直言以廣聽納除冗役以剗蠧害謹爵以
簡任使嚴章法以辨優劣其於用人可謂謹矣免雜租
以重邦本發餘帑以蘇時艱減貢獻以節浮費明冤獄
以行欽恤其於撫民可謂至矣是宜海内興富足之歌
天下樂有年之頌朝著崇相讓之風郡邑尚承德之美
而休徵畢集嘉氣聿暢矣夫何近年災故迭見旱魃肆
虐千里相繼淫潦損苗逾時不止白虹示警坤儀載震
星變上現霾氣四昏夫天人之應自古不誣氣數之説

匪經之訓故曰聖王在上日月不薄蝕星辰不悖雷發不震雨雹不為菑一氣之流行故也令也仰窺晷度俯考璣衡豈惟聖明慮之至愚如臣亦宜疑之矣然嘗延詢博訪近察遠聞而知斯民之困也倉箱無卒歲之儲田里無口分之業耕穫未已而稱貸復行亦有收不以時如蘓軾之慮者矣播種已施而劵契輒易亦有欲亟其死如陸贄之憂者矣或病於賦稅之增或困於徭役之擾至於災異之地猶失撫字之方粟烈不免於懸鶉

原野誰矜夫蒙袂是以流離載道轉相噭噭攘刼為生
益見㢡敗遝塵稍動僵仆滿目夫天心之仁靡不欲其
相養以生而民之司牧乃忍視其轉死而不救知人之
道可不重省乎哉陛下之睿思既有以洞燭其獘矣臣
也復何所言伏惟聖問有曰官非其人以虐民臣不敢
謂無是也盖古之仕也祿不計其厚薄職不計其大小
惟以盡分為賢不以年數為限今也上無責成之心下
有苟安之幸善政未必行能聲未必著累日積資自可

叙遷是安得不以利為利也陛下有以處之乎聖問有曰賢與不肖進退倒置臣不敢謂無是也盖古之仕也進以實徳不以空言故静言如兠不得長奸有能如鯀猶謂方命令也聽其辭説無以證其素行取其才藝不復稽其道術是安得不以不肖為賢也陛下有以辨之乎以勸懲言之古之課績也日有日成月有月要歲有歲會故不紊也今給由之制亦有視為文具而以情毁譽者乎是賞罰無可考矣以選任言之古之進賢也官

長自舉其僚屬薦辟不避乎親故皆以情也今銓衡之法亦有故遺所知而遠絶嫌謗者乎是公平有所礙矣四患不除則庶理不得庶理不得則羣賢不登羣賢不登則處置失宜而百姓無頼是故潢池多弄兵之警沿邊無固守之防以此立國則國運不泰以此制民則民紀弗寧夫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信乎感應之道察乎機緘之萌是安得不來宵旰之憂而切多士之問也然臣以為知致獘之由則必有救獘之方病化源

之欝則必有更化之道毋亦於知人者而加之意乎臣亦不敢為近世苟且之見習熟之說以負陛下之誠意請揆其本而論之夫天聰明聖時憲古之訓也然天之聰明不可度也有德則降祥有惡則降殃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因其宜而未嘗有為也各盡其才而未嘗有心也山澤之廣大汙疾之藏納而未嘗靡容也觀於天道可以知人君之度矣舜為大智隱惡而揚善謙之受益能慮以下人者也聖貴改過不保其往誠於取善無

不可師在協于克一而已是故虛心以應之下已以待之水澄則姸媸自見也衡平則輕重自倫也必以形迹觀人則不可以盡人必以法制繩人則不可以服人而况人心至神無感不通上之好惡靡不審上之情偽靡不知示之以誠猶恐其渝示之以疑獘將安極已未信而欲人之信已不可得也人弗信而欲其惟志之從亦不可得也今以虞度之私而視聖人問察用中之心為何如哉雖然此其本也槩舉其端則教育不可不端也選舉不可不慎也考課不可

不精也而三者之中教育又其大端也欲端教育在於正道術之習重師儒之賢欲正其習則祖訓所謂一以記誦為能卒無實用者可戒也欲舉其師則祖訓所謂必求端人正士以為模範者可行也敦本而尚質先德而後藝如是而教有不成乎欲慎選舉在於謹資格之弊崇德行之科謹資格也則當鑒裴光庭混淆之失崇德行也則當用程顥薦達之議而又止奔競之風重廉恥之節如是而選有不當乎欲精考課在久賢能之任明賞罰之權久任則

杜恕所謂辟親民長吏轉為郡守有績則進爵加秩者可法也明權則傅嘏所謂君志定國體崇而後責其成者可取也如是而課有不精乎然而數者之要非秉聰明之德不能行憲天之説無亦所當致省者乎既能知人則安民者舉而措之耳然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法不變則道不融制不新則化不顯兼以時久則窮事煩則弛俗玩則弊勢積則屯守其故必滞而不通反其源斯順而可達是故作其倦怠不可無勸相之道一其趨向

不可無防範之規剛克柔克因人而施者也尚質尚忠與世相成者也此可以觀時矣時未至而求之太驟則易至於用智時已至而行之無漸亦不謂之適宜故觀其會通順其酬酢以為當官之法固可盡其才能以為責效之期尤當易於底績今習於惰逸昧於物情執一定之迹應無窮之變豈所以振皇綱而宣德意者乎雖然此其本也槩舉其端則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法曠土隙田之末治晁錯之

所憂也鑿源灌渠之有法召信臣之所行也臣又聞因旱得雨而皇祖猶憫其傷苗乃免田租今則善政置諸廢閣多矣無亦以實意行之乎西陜告饑請粟而皇祖倍其賚予且令速發今則雖有急請稽延歲時久矣無亦以便宜處之乎田無定分貧富不均畧為檢制可也賦有巧算虛實莫究加以清量可也禁侈靡之風而民自足黄霸之惠政也豫儲蓄之舉而歲不饑朱熹之良規也然而數者之要非達變易之宜不能行順時之說

無亦所當致省者乎順時而不悖則賢才無僝肘之虞任人而不疑則閭閻有切實之效遂飽暖安逸之欲而無饑寒盜賊何從生乎蓋不但龔遂之治渤海也得撫綏攻戰之宜而無敗衂外侮何由至乎蓋不但如充國之在湟中也生之有道用之有節積之有備取之有制財用足而衣食富又不必劉晏之取予而後為善計也又何患於天心之不格災患之不潛消哉然聖問於終篇尤有明於王道真實的見之說以啟愚臣之盡言而

且戒諂畏之弊臣有以知陛下求治理之切廣謀猷之陳上嘉下樂之情至矣臣復何所顧忌而不終其義哉蓋聞祖訓有曰一民未安猶為未仁一念未誠猶難格天又曰人情遇祥則有驕心遇災則有懼心懼則戒心常存或皆蒙休矣嗚呼其殆天人之交始終之義安危倚伏之機乎今陛下遇災而懼因變而警歸過於已加念於民是心豈有二哉此皐陶所謂兢業萬幾者也寅恭和衷者也是知人安民之大原也萬古虛靈不昧之

天德也今之災變即潛消也此心之敬戒無時可止息也孔子曰為政在人即知人之可以安民也取人以身即知人之本於憲天也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也者即今日敬戒之真心也是心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聖人得之能使天下和平是故無有內外無有遠近渾然與物同體者也準則變化皆由此出清明在躬可以一貫誰則無之難乎其純耳聖人之學以純其心者也加以意必即非此心加以固我即非此心其得其失不

假外求匪思匪為乃所自得是故靜而養之而未始有
物實淵深也動而慎之而未始不定實溥博也故一念
之覺即為誠一念之放即為偽達於此為大智決於此
為大勇而飾外之累不足惑之矣順之而運用也乃為
周流之妙失之而襲取也乃為執方之行而似是之非
不足動之矣以此脩己中有主而不雜於二三以此親
賢任必專而不疑於可否以此為裁事宰物之柄則擬
議而不窮以此為事天治民之本則精明而不懈學不

知心難言窮理不能窮理何以泛應此一貫之旨也千聖之傳也百世之經也愚臣終身學之而未能者也程子言告君之貴誠也猶鐘之音係所感而應也張子之言曰試言乃事君第一義豈可有欺臣之微誠何足為獻然亦不敢妄舉以陷於自欺芻蕘之慮有補萬一亦大聖之所不棄也惟陛下審擇而力行之不勝幸甚臣謹對

表

謝恩表

伏以建極敷言一德神作人之教觀光從類萬方應睹聖之期念福子之無私顧名器之濫及感深莫報寵至若驚臣等竊惟自古上下之交式啟當世文明之運故疇洛必期於亮采而翕受咸與乎成能世下逮於彌文士相安於成習禮煩而忠信薄名存而行誼乖非切旁求曷資治理恭惟皇帝陛下稽古正學達孝尊親禮樂適興於百年敬一遠紹乎三代猶謂化未廣被道不虛

行欲知恤以責成在正辭於始進清問發天人之緼昌言達堯舜之聰食藿寡謀傾葵心於獨對拔茅彚進汞對體以無遺凡誦孔氏之常談皆近漢廷之前席至如臣者尤過幸焉不獨獲一字之衮褒且欲示千金於隗始章天雲漢玉音親灑於九重在笥衣裳赤芾遽先乎三百憶洛陽少年治安之策敢擬寸長攷永樂甲申奬飾之恩于今再見特儀暫假市朝訝儒者之榮豊宴均頒涓滴飽聖人之德而況連宵甘澍時雨應商拂曙祥

曦卿雲兆宋是惟合德故不違於先天必有見知當並出而名世豈意謗岁亦辱甄收臣敢不堅守初誠仰酬希遇與之位與之祿奮庸共底于平康願為良願為忠順逆奚逃于義命業脩匪懈言顧勿欺幼學行之終身何求温飽訏謨定於讜論肯逐浮沈伏願壽考盛而齊岡陵譽髦成而歌棫樸無一夫之求備以器使人俾羣力以獻工如梓作室天實純佑濟濟來多士以永寧風動儀刑亹亹成萬邦之彰信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恐懼

感激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奏疏

養病疏庚寅

臣本草茅賤士未有寸長頃以迂言誤蒙寵拔臣感激知遇已分捐身受禄數月尺寸不効正圖策勵疾疢相尋自去歲九月來繁思沈憂心脾交損偶犯霜露面目痺頑坐卧眩暈食減形羸更醫選藥未見痊可此皆福踰其分是以數極為灾雖造物之意似無可逃然制命

之權尚有所賴詢之衆醫邪入經絡驟難觧除元氣内
充欝滯自暢謂臣禀氣素薄北地早寒須返江南始便
調衛揆之物性理亦有然顧臣奉公未久遽及其私自
非冥愚胡忍為此但念臣身之不存力將焉措時如有
待志尚可酬且夫違心之累有甚於負疴素餐之慚尤
苦於含藥故臣有不容已於自鳴者倘荷陛下深仁曲
從所請勅下吏部察臣無他許還鄉里寛假歲月臣堪
事奔走即赴闕廷精學術盡忠讜以報陛下且畢臣之

初心至幸大願又不獨區區旦夕計也惟陛下憐惜為此具本親齋奏聞伏候勅旨

東宮朝賀疏 庚子

臣聞自古聖王之貽謀也未始不以禮為防而其禮之行也又皆究微隱以周其慮盖於辨等威防漸習雖節目至細舉動至暫其關係至大而可久者尤不敢忽盖所以為天下萬世而非以自私也臣伏覩皇天眷佑前曜揚輝陛下深惟古典早建儲宮已嘗下詔覃恩四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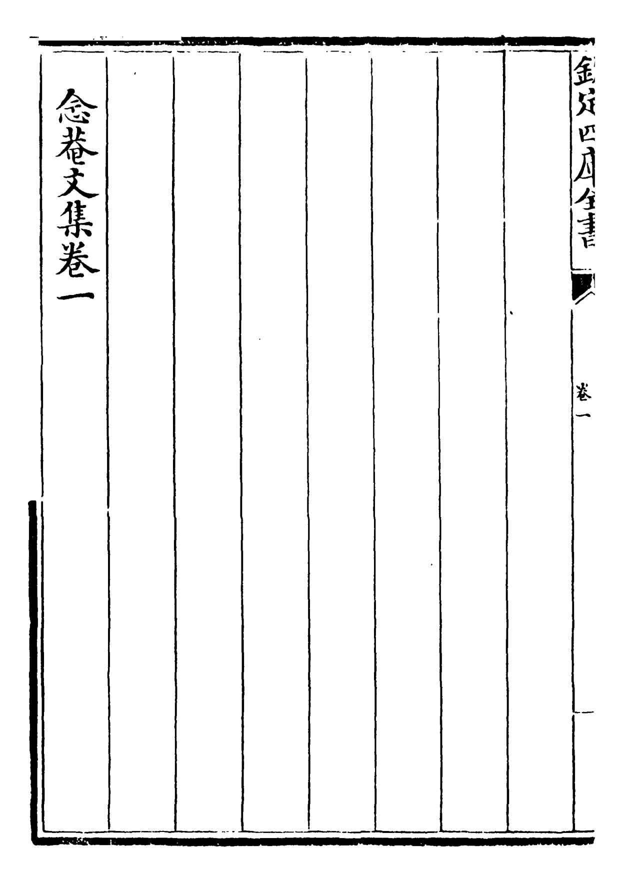
矣既而慎選宮僚備輔導以隆法制天下皆知陛下此舉至公至明所以定大計而消覬覦為慮至深且遠也獨於令節上箋之禮稍遲以歲月者意者玉體未克而又持以謙抑耶夫人情之不容已者即禮之所由生今天下荷陛下覆育者已二十年有位者皆出拔置而有知者皆由涵濡而與之生成而又屢被霑露之恩正思所以報稱而莫之為圖者及聞儲宮之建又三年矣使其徒仰法制之隆而未覩威儀之盛亦何以一其觀聽

作其忠愛而使之不倦哉臣謂竭股肱之力致保護之誠天下臣民與臣殊責至於望清光樂盛美而罄私願者其心則一而已竊以明年正當天下臣儒朝覲會試之期而元日又為三始之吉欲乞聖裁即於是日俟奉天殿大禮既成請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朝賀如儀臣思是時內自畿甸外達邉鄙上計之吏下及蠻夷君長雕題左衽之酋凡奉正朔而來王者皆得舞蹈庭墀必自慶以為朝覲而且得見吾君之子也儒生學士稱說

仁義者莫不矢初服而篤忠貞必且自慶相與謳歌吾君之子也是禮雖止於拜稽而實則可以萃羣情可以塞衆望可以昭大義不出宮禁而周四海不逾頃刻而垂萬萬年無疆之休是豈區區節目舉動而已哉或疑未告廟而臨臣民與禮不應臣請暫於奉先殿行禮或即代告自可通誠盖推祖考之愛有甚於子孫之敬而繁文在可畧矣或疑睿質和粹不宜遠離阿保臣請擇左右慣習之人委之扈從重裘累茵周帷複幔蔵日而

出納陛而行亦自與深宮不異又況血氣得動盪而益舒知識由習熟而漸廣其於宣節不無相宜至於出閣講讀自有常期不敢豫瀆此正所謂禮之權也青輅既乗綵仗斯備凡冠服之制几案之規旛羽節蓋之華其職掌有常員而藏納有常處乞勅所司及時督造仍查内外執事侍班員鈌從公推補務在得人不徒具位至於周廬之士虎賁之司亦望嚴擇然後任使是不待取其膂力以壯羽衛實欲審其心意可托干城蓋文物以

昭數而陛循以飾威斯二者又禮之微者也臣待罪宫
寮職當引古誼以賛助道術今覩典禮未備分不宜嘿
惟陛下亮其忠察其隱微而早斷之臣不任拳切爲此
具本親齎奏聞伏候勅旨



念菴文集卷一

念菴文集卷二

明 羅洪先 撰

書

奉李谷平先生

棊不才為時制所驅不知自量乃以空言干釣名利且誤聖天子知人之明榮寵非分實貽之戚夙夜凛凛不知自免平日漫過既緩存省當幾動困祇見窮迫兼以

格式束縛毀譽爍蕩因時處順強執中立尤難為功乃知始之不慎困蒙之吝也幸天與聰明不至聾瞽而引誘之容得所依歸亦豈敢以既往之非自絶生理哉嘗謂天下之大辨存乎意而已心體精明意起而後有着良知良能本自真切言其真切則幾涉疑似必不容含糊而自能料理意或兼帶必不容迴護而自能掃除如此方無認欲作理之弊如此方得功夫着實本心静瑩形迹雖異莫非此理更不須别求義以方外功夫不然

一入較量自尋方便此乃在意念上作功夫原其所止不過為名節為見聞為事功終貽門下羞耳惟時鞭策之幸甚幸甚

二

學之不講久矣賴夫子之仁得聞緒餘實力不加徒以口耳傳誦竟無所得皇恐何如然路徑不明則雖蚤夜孳孳俱非真工也敢復以所見質之望復明示

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是真謂其皆可為也夫孝

弟之道不出尋常言語奉養之節以致其愛敬之誠此誠易能矣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光被四表明察庶類不可謂非堯舜之道將亦人皆可為歟古人固有知不知能不能者將於道亦有未盡歟精微與崇禮果何所指歟

心之本體至善也然無善之可執所謂善者自明白自周徧是知是非知非如此而已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順之而已惟於此上倚着為之便是欲便非本體

明白亦昏周徧亦狹是非亦錯此非有大相懸隔只
落安排與不安排耳孟子曰勿忘勿助助固欲速忘
豈無所用其心哉必有所牽矣故耳目口鼻四肢之
欲欲也有安排者亦欲也畢竟安排起於有已故欲
只是一原夫子所謂閑邪者其謂是否乎
今之學者以本體未復必須博學以充之然後無蔽
似周備矣只恐捉摸想像牽巳而從之豈虛中安止
之道豈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乎譬之鑑然去塵則

明自復未聞有定妍媸之形以補照之不及者也故以是非之靈明為把柄而不以所知之廣狹為是非但求不失生意如草木之區别不必於同或者以為得聖賢之正脈也夫子以為何如

寄歐南野

昨暮因體得良知者可遵守而不可思議不可執着本虛明静定以虛明静定求即非良知本變化無方以變化無方求即非良知然則良知者其猶止水乎其猶太

虚乎其真所謂無意必固我即其本體乎其真靜無而動有乎其真無動無靜者乎然今之學者放失一路已為習熟纔説順其自然已成自馳矣如之何而後可

寄程松溪

一別言笑又將經年屢得手書只成嘅歎人生能有幾幾番離會便斷送壯盛此懷更向誰言真州一痛頗識生死迅速十月初旬抵杭又得訂正於谷平夫子萬古良知不假外求頃刻放過即非上智主宰常健欲自不

侵松溪珍重相期古人當年盟誓時隱時顯而心則同少有忽忘是為欺天而罔人惟此良知自能質證其何能盡言

奉谷平先生

離師三年學不加進枉過歲月此罪何極天與之機得師遠歸開示端的心體本虛良知本足閑邪本易簡閑之數日向來依違疑似之病為之痛省其何幸入舟自驗此件工夫真是極樂真是極約真是一塵不動萬境

自融不有我師孰與指證而今而後方有可精處矣然於聽受之間尚有一二不甚了了敬具所見以聞伏唯垂仁再賜啟發其不勝懇祈師謂凡説工夫俱屬動是矣則静坐時即工夫也此屬動乎屬静乎謂格物只在應接事物時則静坐獨不為格物乎師謂念頭不起此時是静即是本體不消着工夫日間此等時候亦少若以此言静是就心體言矣然則戒慎恐懼者存乎不存乎亦有時間斷乎師意工夫貴在真誠不必求人知故

於朋友論說之間非相信者不敢輒言真有得於大易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旨其心服此義久矣但細思之亦有顧聞者竊以為萬物一體者聖人之心也已立而立人已達而達人人雖有美惡得失而吾曲成之心無時可已譬之冬寒已得衣矣遇人之寒者亦示之以衣乃為一體彼病狂喪心者雖未必從而稍知痛癢者已得其所此聖賢之所以汲汲而未始少休暇者非求以自見誠以達吾之一體之愛也若待其相信而後

以告雖於因才成就之義相近尚不免有簡擇去取之念横於其間易曰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恐不如是之拘也是故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固為善教而有教無類者猶為至情若謂人之事講論者多陷求知之病而以此為救病之方則當自誠意始恐亦未可以言不言為病不病也譬之戒貪者止當去貪之心不當以避金為事避金尚未免有貪心在非所謂蕩蕩平平之道也且君子志在善世也而乃遯世志欲以善養人也而人不以

為是如是而無悶無悔乃為至德無悶悔者言不以是動其心也若只以不求人知為心則只成孤高一節即沮溺已能優為豈必聖者能之乎今之問學日益陋風俗日益卑人才日益靡吾師所立已是精確端的正望善與人同與人為善縱不能一言回其久迷亦當積久待其觸悟必可得十分之一二為益亦不小矣若持謙德未敢自是則好問察者正大舜之智而資啟助者實孔聖之虛尤弟子之所依倣者也一念之惑不能自已

亦不敢自隱而敬以致問正欲得吾師之心而求其所謂真誠者也乞明教之

寄屏厓叔

古人有大器局者彼未始為世俗所眩生來便欲有所作為却不是任客氣侮弄精明不肯自惰自怠不肯流蕩廢墜衆人忌善傲物彼能謙虚有容衆人忽畧疎曠彼能整肅嚴密衆人婪酒沈酣彼能撙節温和衆人呼號謔浪彼能鎮静簡黙衆人剽竊抄謄彼能精思力踐

衆人汎濫應酬彼能擇合慎與衆人聞見鹵莽彼能即事詳考衆人道短量長彼能含弘徧覆衆人炫耀夸張彼能切近斂實衆人掩覆矯偽彼能樸實精進總是了此一生不如此便與衆人醉生夢死一般此心既不為物欲壓頭自有許多事業長進真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然後為大丈夫也

與唐荆川

旅中得與應德相依而變故相促遂至隔越痛心痛心初喪承朝夕撫視不異骨肉臨别又致奠賻同袍之情至矣感謝歸家以十月襄事學不得力喪不用情媿負何言應德之學不患不實所患者恐非本心流通耳近日與龍溪商量何如夫多學而識聖門以為第二義然博學又孔門之訓也究其所以異者只緣多却有識之心非一了百當然則知識之痛豈小小哉子貢一生精力自視豈與諸子等然畢竟不可以入道槩可見矣盧

居深悔向來悠悠之病方深懲創追思同心邈在千里外風便何以惠之初冬聞受薦入館想得專精於學惟勿惑于他岐吾道之幸

與林東峰

旅居得與東峰友深幸結托有人然彼此疾疢會晤未成而荼毒虐人遂成隔越愴心愴心喪中承枉吊并致奠儀感同袍之愛奔歸以十月襄事喪不用情所媿多矣孤懦夫也曩者相處實欠真志雖以龍溪朝夕拳拳

而自立者茫無可據哀哉人生日月幾何而輕擲若此今知非矣時時刻刻不自放過良知為主死生以之庶幾他日相見可無媿色未知東峰近日發憤何如耳每見東峰自得者固非孤可及而所病者亦或與孤不殊京華衣冠之萃可觀法者不少然世情擾擾亦易汩沒非夫豪傑之士固莫能於此力精於學而自有生意東峰慎之慎之無若孤失之既久而悔之亦晚也會期仍似向時否會中得力者有幾東城諸兄不能一一奉疏

蓋欲告者亦不外是也幸轉報之

答羅東川公責講學書

昨者伏蒙教劄下及謂其開講非居喪之宜必欲求其所以者其讀之深感長者愛人以德惟恐後進入於惡流而振拔之恐後也受恩辱愛豈言語能謝哉然傳述過當則長者之深憂莫解有不容默默者敢敬陳之某春來以弱體多疾困處舍傍之玉虛院蓋亦竊居廬之意而便靜養之功求免於辱喪焉耳既而周子欽之聚

友切磋其亦或側坐聞其緒論其會則諸友之長者主之其亦不欲避嫌引去蓋主於求益固非敢以開講為也古之居喪也既葬讀祭禮夫古之禮必有祝也而猶自讀禮何也蓋恐病廢昏怠或失其真誠讀禮將以養其哀心而不使邪僻淫佚之念干之孝之道也夫讀禮而有疑不問不可也問而不合不辨不可也欲問而辨非友不可也是故古之居喪者亦何嘗絕友而後為孝哉晦翁曰自古未嘗有居喪不讀書之文但不歌詩耳

夫三年之間禮樂不作而又無書册朋友以培養之幾何其不流於惡也夫園圃田池親之遺物也未有舍之不理者舍之而不理必曰是不孝者也夫棄親之遺物且不可況惰親之遺體而不治可謂孝乎今治家者未嘗舍童僕遠妻子守不言之訓而理之何獨於治身而必避朋友之言始為合古訓也子夏曰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故夫不能絶交以居喪者夫亦有不得已焉耳若夫開講則非也開講者以身淑人而非淑

諸人者也是樂育者之責而非哀疚者之有事也昔者東萊呂子行之矣象山責之以為非禮夫以儼然哀服而乃納贄帛擁臯比則何異於墨衰而即政非惟禮之弗宜顧精力有限亦恐有所弗暇也甚也無先賢之學識又安敢效尤哉第以近益友聞善言凡有補於居喪者雖涉於疑似有所不避正欲求其實而不拘其名亦以是學古人耳長者將謂之何如或未然更有督責其固當虛心拜受非敢固執以自絶於門下也

與胡前岡

客邸得聞規誨啟蔽箴過不啻骨肉方幸有托天降酷罰遽奪其會尊兄朝夕撫視奠賻交致哀感何可言近來想益專精心學不審於向時之會能復留意否夫子長孟堅皆人豪也其才氣特達自視豈在人下然除却希聖一着縱有所就不免為他項壓頭巳是下流人物非所謂大丈夫矣高明以為何如春來廬于玉虛得與諸友切磋以求寡過深悔向來汨沒依違之病朝夕砥

礪惟辨真志而今而後斷斷不敢退却以貽交遊羞自量從此或有可進步耳全無伎倆始見真才尊兄新得當進於是願相追隨自躋遠大惟高明提撕之

與王龍谿

孤旅處半載幸得與兄周旋始也麤心浮氣無以承至教既而方知省悟復遭荼毒初别不復念再生矣歸家十月襄事後廬居追思始悔昔之漫過今欲再見不易期矣感惻且奈何哉孤懦夫也從事於學竟不能直下

承當依傍度日及遇事變便至狼狽孤固無志而兄於直諒之義亦或少疎今復不得相與面究此豈時俗離別之恨而已哉冬盡周欽之歸自南都得與切磋近又為王虛之會以求夾持之益諸友講聚省悟奮發而壁峰又去已約劉君亮兄主盟矣孤近日之學無他惟時時刻刻直任良知以凝然不動為本體亦覺有可進步處但念頭時復有起不得總成片段夫懇懇切切自謂於本體用功矣然念頭有起即非本無一物猶為克怨

伐欲不行之功已落第二義未知孔門為仁顔子不貳過之旨果何在乎向時兄舉無照之説孤愚不省兄亦遷就言之今安得促膝盡閒此説哉千里相違見書如見顔色萬萬無我棄請示兄之所以學使孤亦不至墮落階級庶幾無媿為兄之友無若昔日之虚交也病體服藥不得盡拳拳遇南來者頻寄德言不勝懸望

答羅岳霽

久不面岳霽心煩相念昨會存齋始知抱恙日久問候

踈違罪負可知承諭病中不忘進修同志感發不少此是自立此是自信此是自得駸駸不已岳霽其可量乎心服心服夫所謂良知者至無而至有無容假借無事幇補無可等待自足焉者也岳霽所謂無感而常樂此是良知本體即是戒慎即非放逸即非蔽塞不然便不應自知其樂若此矣應而未嘗動本體以其順應也不得於心而有忍者亦本體也以其澄然運用而不容已者也從而憧憧者非本體也以其動於外物者也終夜

以思而未嘗涉於人為安排未嘗雜以智識推測庸何傷乎但恐安排推測之不免故須從事於學耳學也者學其出於良知而無所動焉者也下學者學此者也上達者達此者也愈下學而生意愈足靈明愈著日進於化矣窮理者窮此者也自然條理故曰天理即所謂良知也安排推測非天理矣下學不厭所以窮理也如是窮理性始盡命始至矣此非有二事也病有深淺工有難易安得强而同之雖然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學

者亦安得改廢良知而分裂其端緒歧二其門庭而姑以依違為也岳霽之慮逺矣孟子不云乎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故夫貶道以從人者非惟失待人之誠忘直己之義亦恐終不免於偽妄之歸而於學終無自得爾矣此聖人之不得已也循序之説古亦有之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務培養而不急於標末之盛循序之道也致知之不力而徒憂溥博淵泉之未能何異於荷鋤而思泉者乎岳霽其思之顧時時刻刻常若無感之時

使真樂不移閒思不擾而千變萬化舉無以撓夫澄然之本體則萬物自備萬理自呈又何事於旁求哉岳霽其思之

答陳豹谷

伏承手札盡言教之洪先何以得此於執事哉感激無既向者從事於學不免支離於口耳出入於意見工夫作輟竟不合一汩沒歲年今春得與諸友切磋反覆磨鍊少有省悟敢正于執事者千古聖賢工夫無二端只

病痛不起即是本心本心自完不勞照管覔心失心求物理失物理守良知失良知知静非静知動非動一切擤下直任本心則色色種種平鋪見在但不起即無病原無作又何暇乎故曰道不遠人又曰道心天道流行豈容人力撑持幫補有尋求便屬知識已非所謂帝則矣来諭條析問難將恐其墮落而提撕之乎洪先以為離却意象即無内外忘内外本心得矣見親自孝見兄自弟耳自聰目自明當下便是更無等待孔門傳授亦

不外此近日却實信此路直甚或者有進步處執事以為然否

與王虛會友

两會孤以臥病不得趨侍諸君子教甚怏怏不知今日議論何如若待議論而後興却只是要見聞底學問却不是體當自家實下手處若是真實體當即無限好商量却不着一句言語矣何謂好商量相别十日所行果能如所言所聞否所以不能者何故當下相對坐還是

體當自家心下有念無念乎還是倚靠别人言語過一日乎還是裝飾過一日乎還是把作第一事不容不來會乎還是應典故來會乎若真切自體當即嘿坐一日亦好不然恐人以講學為虚假者亦難以解於人人矣

與林漱山

初春遠辱賜奠先靈并㢘慰教骨肉之愛存没之感也此豈言可謝哉哀疚不遂延緣乏力不遂報謝罪過深矣諸友至青原得接言論洪先聞之益用傾嚮嘗聞夫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是故信而弗學非自信也學弗矢死非真學也死生以之不知善道學斯僻矣是故四者備而學問之功全矣故以良知之外尚有所謂義理者在是猶未免於幇補湊合之病其於自信不亦遠乎見聞不與獨任真誠矢死以終更無外想自非豪傑其孰能任此非吾溆山亦未易以此言告也比者精進更復何似倘不遐遺賜之箴劄尤孤寂之幸

與夏太守

其不肖旅食時辱以臭味之似得同嘉會蚤暮相求所以觀感而啟發者多矣既而使軺載西音耗莫致仲夏既望嚴君訃來哀號南奔恨不隕滅幸存殘喘得襄大事學不得力動輒有悔媿負何言春來廬于舍傍道院里中士友互引駢集共期發明良知之學深懲舊過曩者奉侍雖頻而真志未辦方求自贖耳京兆之政當與學日新斯世之慶即未審所謂徒養此心流於無用之疑曾消釋否此正是學問本原王伯界限不可以不明

辨者也曾見赤子愛親敬長而由人安排湊入者乎夫
堯舜功業不外乎孝弟孝弟不待學而能而功業必待
學而有此可見世俗功利之習支離假飾之弊而於安
安玄德之作用盖有相似而背馳者矣夫古之所謂學
者全其良知者也夫果真良知也吾知有規矩而無様
式有分曉而無意見有主宰而無執着有變化而無遷
就有渾厚而無鶻突見好色自好聞惡臭自惡不思不
勉發自中節天下達道不外是矣或不能盡然而須學

以致之者非徒矯飾於形似之末而採取其陳故之迹以為功也必時時事事求其本體之善而去其為害之端譬之見好色不好聞惡臭不惡必去其目之翳鼻之壅令其自好自惡乃為見聞本體必非徒蹈襲其歆羨之聲掩避之狀而遂以為得好惡之真誠矣此非獨詰者夫孰能信其然哉夫指原隰之濯濯以為禾黍之場指灰燼之星星以為烹餁之焰苟不灌漑而吹嘘之其為漫説夫復何怪真志不立真功不繼其自貽窮吝

亦何辭也豪傑之士曠百世而相感挺萬夫而獨立必能遯覽冥悟而信人之所不及信者誠能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時時事事致力不懈將見日精月明日長月充火然泉達勃然不容已矣是政事乃砥礪煅煉之資而官府即講究肄習之地也而又何疑於致用也乎合并未期瞻遡無任縣之塊伏草土病體羸然力書布情雖已縷縷殊有所未盡也便中惠以新功孤寂至望

寄曾梅臺

冷塘兄歸承手教備聞規誨且悉近況甚利孤寂玉虛之會因欽之而成而鄉友聞風勃興比初夏始以考校繼以炎蒸散去秋涼諒仍聚首也等級之説屢面承矣雖然今之學者如果有意於聖人之學也彼自當循循為之蓋悟不能驟通功不可間歇自有不能強者而何必為之限量哉果即悟矣速成矣又何必阻抑之乎然幾何而能遇斯人也則夫憂其為凌躐者過慮也使其行未足以語夫常人而假聖人之學以自文則雖為之

立程限遲開發彼不假狂狷鄉愿好名俗儒之迹以自
文耶公孫丑曰道高美矣而不可幾及也胡不使人可
以日孳孳也其意亦猶是也孟子曰中道而立能者從
之聖賢豈不知教人之法哉葢能與不能在人而學問
源頭則亦有不可混失者矣夫希賢希聖希天皆希天
之學也其云然者所進之序猶行路者必期於百里而
不能不五十六十者也先儒所謂躐等凌節者葢言不
度已力助之長而揠苗者也若夫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入門使辨真偽便知指歸非有待而後進步也學者如射辨的之學始終一也中與不中久暫生熟之異安得要諸半塗哉若夫篤實之學肫切之教則當與朋輩朝暮從事者安敢忘恵

答朱雲洲

前承示工夫肯綮所謂少涉把持便入于助又謂存而不存放而不放俱已超悟教誨孤者至矣復何言哉春間諸友相聚時工夫正落把持夏間病中稍識此意却

又不免脱落要之得於意見元非實際耳今則痛改過矣吾兄所見則高矣然於朋友講論尚嫌其不如已意者尚多即此一着不能不為吾兄疑也世之病於空言久矣果講學起之乎抑亦别有所奪也今不講學空言之弊遂已乎世之作舉業者百十為羣非不知其學之未必皆成也為師者亦非不知其教之未必皆信也為父兄者亦非不知其子弟之未必盡可望也然未聞有舍之而弗學而舉業之精咸是之出何也誠於好故不

敢以偽心待之也誠於好故終必有成也夫講學亦猶是耳亦安得遽以空言盡疑之哉夫又安知其不皆空言也即使空言矣不猶愈于忌言學者乎夫不忌言學則必忌言不學者矣夫又安知其久而不化哉若是則吾兄之言或過於刻而所謂工夫者或不免於意見也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孔子之樂非夫人可得而窺也回參之外數子者未必皆有長於孔子也然而樂其來何也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聖人之虛中也

有其善喪厥善善而有之且喪矣况非善乎吾兄其思之

寄薛中離

青原奉别未盡請教萬安劉友來始知執事抱病而行及會寧都賴李二兄則又聞應酬頗勞心甚懸念想今抵家平復矣不肖因病自考竊以為果信良知當不至病何以故神不内揺精不外逐即守衛周密凡言語繁多動作擾耗皆是有所着戀皆所謂暴其氣之驗也近

日傾欲於此斬截致力然尚有滲漏在長者自治嚴切萬萬無此但恐應酬稍多元氣受損雖與不肖所犯若不同科若使法家吹毛求疵果無容喙矣乎請長者端嘿歲年不唯保身亦可入聖不肖取法固不敢自托不能也長者以為何如

答聶雙江公

翠微聞教令人傾誠注念深信此件元屬大家公共是以羣動稍息真悟自旋自矢此生必從此了第此悟既

因静入當以静成不可復令因動而出則此悟性總成幻知畢竟無益佛氏所謂如人説食終不自飽乃真譬耳奉謁五日密自省察終是入山滋味與出山較别歸來再驗尚須對火煉金未是精瑩純全無銅鈆混雜以此方覺全未濟在長者於此默識更覺如何要當以一塵不染為極至處實吾後生拳拳也

與王舜渠

不肖夢想十年始得一見辱不鄙棄示以論著之旨與

造詣之要不意謬妄亦有脗契可以相忘無言而唯飲其精實以求不負惠愛之意矣尚何容贅哉不肖常思古之善示人者不必以言而善受人者亦不執言非言無益於授受也言為指引茍得歸宿前言皆虛設矣故有依言解說而卒無益於得者猶佛告阿難內守幽閑猶為法塵區別影事是也有不依言而實有契於肯綮者猶樹倒藤枯溈山大笑是也執事所解致知之致為招而致之所解格物為扞格外物律之經旨或不其然

心意節次中和體用各各配貼據以言說可謂大鑿而且支矣然究原工夫起手所指如解扞格云凡性之所不存皆心之所不受又云用而不留應而不入可謂切至矣即此真實用去時刻不懈巨細不易不落支觧不涉意念則徹上徹下入聖入神更何餘蘊哉然不肖猶欲盡領此旨固不敢有隱於執事也夫不受之說可謂至妙至妙矣不猶水沃石火煆金者乎夫以水沃石苟非至實緣何不入以火煆金苟非至精緣何不毀心不受

物苟非至誠緣何不動執事以為此件工夫在誠意之前不知當其一切不受處作何張主必非可以他念貼過者可能辨矣誠則欲念不起物即不入是物不自入由欲念生物生於念即非在外物不在外以扞格言似與物對本由我起令指作對於不受處尚覺支撐支撐扞格已為物動既為物動即名為受雖不受輪轉亦受撼搖輪轉撼搖皆非性有又云水火金石猶是二物人心有物自溺自焚起滅自由把柄非二起滅俱滅則水

能濯石石愈潔白火能烈金金愈光輝物能感心心愈變化所謂天地萬物峻極發育孰非性之所存又孰非心之所受執事於此必有妙解矣

答趙浚谷

今春得書知情况甚佳為慰兄家居作何功課弟在家三年愧負時日近治小圃結數椽其間杜門謝客灌畦種樹暇則對古書吟誦自適若此可以終老静中回視往日誠有心粗氣揚之病若古人鎮静舒徐不動聲色

不騁材氣事自立辦深用疚心吾兄於此當更得力否此處關係匪輕學問未入細宜不達此未可各安所至遂爾自足也

答戚南玄

來諭辭受取與雖關行檢看來亦小此言最害事辭受取與元關心術本無小大以此當大事當看即堯舜事業亦是浮雲過目若率吾真心而行即一介不取不與亦是大道非小事業而大一介也此心無物可尚故也

故弟近時與人言只辨存心心存者時時是吾本來不以議論意興氣魄攙和得於此未能究竟即是自身不離凡胎終日談玄説妙總是俗套耳

與胡仰齋

弟每受兄切切偲偲之益故往往詢咨行事以助省觀蓋以兄能矜細行也乃今遇惡人以他言汚衊豈惟兄心讟讟弟且讟讟不堪矣雖然即是觀之凡自修者於毀譽有何干涉吾輩所致力者豈能取足聲聞哉要亦

矜飭於獨知之地而已爾使其心非偽耶即天下非之一國非之吾亦何疑何也吾信吾心人言不足為吾損也使其心有偽耶即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吾且自慚何也吾未信吾心人言不足為吾益也以此而進可以幾於遯世無悶之學在上位不陵在下位不憂無入不自得矣是道也弟聞而未之能行然竊有志焉故不敢以世俗兒女可憐語相解者亦所以為報也

答王有訓

數時往來山水間兼復有視穫之役頗不得遂靜坐之
願忽見來簡述近時所致力者良欣羨不已人生何事
為最要何事可當大事非真有根基有福力宜未有能
勝此任者吾弟能於紛冗中掃除一切獨理自命一刻
萬年當未足喻也工夫只自回頭便見便自有分別自
有輕重取舍工夫未至聖皆有可商量所難得者肯回
頭尋向裏耳吾弟若此吾復何憂所示背瘡得非久坐
滯血氣之所致乎此須自調停未可執泥勉強也用心

大過亦能勞耗精氣怡然理順却在絲毫不放中並行不悖要在自悟矣

答王有孚

青原一別忽已改歲自身未理言及赧然有訓來承手書足見留心此件識心一段甚好但覺出於揣摩不出揣摩即不消云外面一切工夫工夫本無内外也大抵能識心即理即心更無在外執着於理即心即理即理即迷在内亦迷更云何外今欲真實了此須從自心静

中尋求自家境界是落何等是患何病從而問藥從而

前進始是不迷兄沈着者惟勿以言視區區之言則彼

此皆自此有商確矣

答湛甘泉公

往歲增城單生去曾具啟通候未知達否逾年遊衡山

入大道之門讀息存之箴據輿亭歌赤藤詩恍然如侍

側言志問之楊克復云道體健行陟險如夷終日獨立

不少倚藉即此可以見我翁之心區區以彊勝言者又

其末矣為之憮然竊自念年始逾四十輒覺不逮疇昔又何敢言所養也緣氣至薄父母每憐惜之不忍令習勞弱冠以來為書史所誑貪而成癖遂得疾瘀自是問學記誦撰述盡從罷置其後惑於妄見以為識業有司遂泛濫於旁索又念功業未建兼激烈於難能煩慮動心狂馳損氣竟成早衰徒自追悔三四年來稍知收拾乃知吾儒自有正脉一涉攙和皆非無欲之體白沙先生所謂致虚立本之説真若再生我者方從静嘿頋與

之游衍友朋時來交相儆切每向東廓鄒子談翁動履翹首南天幾欲擔杖烟霞窮探密旨而彼此各繫素志不酬忽承手題諄諄撫慰念念無留永作秘符蓋與目前所操不言而喻神感氣應誠若相之者此生何幸古人有言今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者思欲見公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幸與翁同時而身又在野可以往謁而漫以尺書達意豈其志哉倘二三年間俟此學成章不辱前言當造門請益不敢

效世俗浮薄徒以言語較量翁宜一援手矣展西樵記誌見翁樂境遠過衡山投石臨流斷有愚公之跡先此為盟倘回風不滯時賜鞭警當視書紳佩韋也去人猝發裁狀不嚴不任瞻仰之至

答王劈泉

表弟歸得手書并賻及亡弟拜受泫然感謝感謝書中指吾輩濃情厚意俱是病痛具見吾兄問學平實密緻處不徒誨人已也弟近來亦於難堪處反而自思稍有

破損只為虛泛入心隨緣附會以此未有見成受用處若一路從此不回比於矻矻窮年奔馳俗累者相去非遠故種種善念起於善名種種好名緣於好利若於便利一切不染則高卑清濁厚薄疎密種種視常人何異然此見解俱未彀手拈掇是以展書倍有愧恨耳

答王有訓

冬來往來丈府日計吾弟早晚必至竟無音耗已而竊慮人傳聞此閘癉癘遂阻行耶前會陳兩湖兄令姪始

知家居無恙別玄潭時曽囑寄音不意使書已發也人世多變故平安日甚少聚會時尤少乃知静坐青燈下談心時即希奇事前此仍屬輕擲耳静坐收拾此心此千古聖學成始成終句但此中有辨在静坐識得本心後根底作用俱不作疑即動静出入咸有着落分寸不迷始為知方然須從静中安貼得下氣機斂寂後方有所識不然即屬浮妄中去矣念之有無多寡識心後應不作如此見解也

答聶雙江公

使書遠來且慰且忿辱不棄下問不肖素不閑世務但據迂鄙之見似此等言語如治舟漏然舟未入水舵在吾手尚堪補塞今已為他人執舵又為没溺之舟却欲入舟補塞不惟罅隙難尋亦且先不免沾濡之患矣人之為謗何所不至安能家置一喙哉故君子遇此惟有靜以俟之非甘于受侮為不近情事蓋不可得而口舌爭也若計利害到身恐支撑不前亦須待彼有文移作

何行遣從容據其來歷暴白心事方有次第此時既出傳聞未必盡實家居奏辨質正俱于事體不類萬一人以妄行奏辨及他名目相加又何以待之至若來諭所云何以謝知已白先人此又涉于照應名目非長者自信其心所宜云云也吾人所以異于人者果安在哉果于名目相似而心未盡即可以見先人解知已乎不爾則雖自信而先人與知已不能相信固亦莫如之何也已又况萬萬無此理細究微旨似于此處尚未盡

脫然于形迹之外豈長者輔世立教之心大重抑亦別有故耶凡邑邑太久即能損人不特功名之士此關難了使孟子不豫色處久而不化亦未敢便謂亞聖也不肖辱教愛不減同門子弟故為長者謀亦不敢姑以世俗常情為言正思以報耳

與周七泉

承指通書為教非必欲其歸于至善不如是也通書能盡死生之說是為人之理合當如此合不當如彼所謂

誠者庶幾狀此處相似常如此即常泰然自不應有不加於此者矣近來亦漸於此有少領畧此處更不容别有揀擇去取但此等領畧皆屬知識中來非是當下能皆然然舍此却更無别路第不容將知識抵擋過去只好就中精密若抵擋處稍不精密即弄氣魄任意思皆從此暗長畢竟於為人生理處尚有隔越耳

謝羅整菴公

某去冬趨謁仰辱款誨撫愛眷眷不欲去側近者手書

嘉幣復勞賢孫遠來拜受感激匪意可盡手書示之動靜之道以不潔之迹曲軫髙懷此其款誨撫愛又出於尋常萬萬盖所謂成我之恩也某齒長矣猶以守身之節貽長者憂其為罪戾何可文飾毘陵唐應徳莫逆友也相與别者五六年而相期者數矣一旦因友人之舟不及奉告而遂往某之始焉决於往者盖亦有説以為斯道之不明由師友之不立師友不立由守已大堅而取善不廣欲舍已而取善非必待人之告我也有當就

而問者矣故曰友一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夫既謂之天下之善士要必觀諸四方而後可決也昔邵子之遊齊魯燕趙而歸也曰道在是矣其所謂道雖未能遽測其所指縱使得之於已而悔遠探旁搜之無益其亦必由遠探旁搜而後得之於已者可決不然問辨者之於學於行宜皆無所事也今非取必於邵而後有所往也度已之善而求足焉不必古之有與無則其一念之自決也故嘗以為苟遇其人吾雖崎嶇而奔馳所不恤

也茍不得其人則吾之崎嶇奔馳者亦將可以為動忍之助而懲宴安之習固所不悔也蓋視其身之不足乃學而求益者也非可語於成德範俗者也誠不自意遽犯臨深之戒與退藏之常致壓長者諄切訓戒而已莫追其既往矣然不徒唯唯嘿受必述其故者亦欲因是求正以聽譴訶且以釋長者之懷知其非敢於自肆而為之也辭不斂肅惟終教之

寄鄒東廓公

留石屋數日得對清温真如醉春風不在言說解釋令人不欲别去也所聞諸語一一無疑克己之教途中已能了了克己之己即由己之己亦即己私之己莫非己也稍不能忘便克己屬己私故己字甚微惟堯舜然後能舍己惟夫子然後能無我非顔子闕承當克己二字不得克字只應作克治看若訓作克去不特不盡夫子之學亦於文義不完故夫子嘗言修己以敬即是克己之意使不忘有我即修己亦只成一個私意豈能安人

安百姓哉但謂由已之已更無私意可克却稍涉執着
俱不類當下本色話矣先生謂如何仲弓持養與顏子
復禮先儒提開作乾道坤道二項却是緊要語前相對
時衆言紛紛先生亦未直指豈以言有時會耶凡此皆
不敢以文義煩瀆但孔門脈絡有當辨者乞示之

答王有訓

相處半年有如家人然殊不知有何異比别去雖欲與
一言不可得矣甚哉人之聚散未可自草草也抵家亦

於俗冗溷雜中自驗之受益不小愈見有可商量處玄潭與諸友聚者七八日求可與商量此件又為視獲各分去道輿與衡歸亦將有遠行今與定約當於月盡八月間密與之處未知畢遂否來諭別後體力尚未勝常須加愛養若自述問學病則猶似未相識緣遇賊不拏却又揣摩各犯雖曰不作窩家法家應不信矣既為窩家却又獻捷恐大將不為快然受賞也此等處須吾弟自得之若又憑言語斟酌又是增添禍業非誠心相與也已

病未健不妨悉心愛養以充其氣明後日入山庄視穫
或有石屋之行逆計中秋前後始執筆了前後所許諸
作九月間棹或如永豐吾弟莫若至是時遣一力取期
免相左也不次

答王西石

冬寒惟夙興視政為勞候問缺然知其罪也仰承下問
譙譙不自止足至指其浮躁之氣而示之即此一言已
是人之甚難者况其他乎不肖少時讀性偏難克之句

反而求之不甚解至于今數年來始悟其一二大抵工夫未下手即不知自己何病又事未對境即病亦不甚害事稍涉人事乃知為病又未知去病之方葢方任已便欲回互有回互則病乃是痛心處豈肯割去譬之浮躁起於快意有快意為之根則浮躁之標末自現欲去標末當去其根其根為吾之所田互安能克哉此其所以難也而執事乃能明以相示非實下手決不自知而又不為之諱矣不為之諱即不為之回互可知然猶以無長

進為憂此不肖所重歎也使執事於快意處必詳察而未即喜於不快意處必詳察而未即怒言不以快意而易入人不以快意而易任吉水攷最豈獨為江右頌哉

別蔡督學

弟與兄號為同袍者一十九年而未嘗一日相聚比者劍江一日之聚意繼是或可一再見遂輕為別不謂當遠去也劍江一日之聚蓋嘗期之於三年之前繼是而一日之聚不知何地恐為期不止於三年而弟之來日

不知復有一十九年否也然三年之間書問止一再通耳一日之聚既未得吐心腹盡問難而欲一再書問之間有所論說發膏肓微隱求為採藥知其難也古人有言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彼得其精微者且爾况於迷謬者哉雖然病甚者之於醫惟其未有是人耳茍有之雖不見其人不聞其語越數千百里意固懇懇不置也况於書問可通則雖隱癖之故不能寛痛苦之情不能吐而其形與症必且寓之言矣矧來書自欺之謂乃明醫

已試之藥直須病者自取而飲之而又何以他求哉弟之妄意於此二十餘年矣亦嘗自矢以為吾之於世無所厚取自欺二字或者不至如人之甚守其已能而漸進焉庶幾其可免於是病也而兩年以來稍加懲艾則見為吾之所安而不懼者正世之所謂大欺而所指以為可惡而可恥者皆吾之處心積慮隂託之命而恃以終身者也其使吾之安而不懼者乃先儒論説之餘而冒以自足以知解為智以意氣為能而處心積慮於可

惡可恥之物則知解之所不及意氣之所不行覺其缺漏則蒙以一說欲為宛轉則加以衆證儒先論說愈多而吾之所安日密譬之方技俱通而痿痺不恤搔爬能談而痛癢未知甘心於服酰而自以為神劑如此者不知日凡幾矣至聞長生久視之妙津津然同聲應之不謂其相遠也於乎以是為學雖日有聞時有習明師臨之良友翼之猶恐成其私也況於日之所聞時之所習出入於世俗之内而又無明師良友之益其能免於前

病乎夫所安者在此則惟恐人或我窺所蒙者在彼則惟恐人不我與託命既堅固難於拔除用力已深益巧於藏伏於是毁譽得失之際始不能不用其情此其觸機而動緣釁而起乃餘症標見所謂已病不治者也且以隨用隨足之體而寄寓於他人口吻之間以不加不損之真而食竊於古人唾棄之檅至樂不尋而伺人之顏色以為欣戚大寶不惜而冀時之取予以為歉盈如失路人之志歸如喪家子之丐食流離奔逐至死不休

此其人之智愚能否為何如哉孟子之所謂哀哉非過甚語也於此不一動心悵然自失者無足論矣有所動而舊習之揺將信將疑此生死之辨也於此憤發決裂而不復他顧直就舊習反之而不憚其難不畏其阻煆煉磨擦期於自立此更生之機也於此而是非漸明好惡漸端行止從違漸有可據此生理之初復也至於自有可安以何為失我自非偽毀者何施是則生烏可已欲罷不能之機也不肖雖未足以語此而一念之誠亦

欲指此為歸願凡其與勉之脫此病若來諭有直攻其過之語此人人之所諱而凡不吝口凡之生理大過於人非信疑相半可知也夫過由心作豈待言攻人以言攻皆其標末自心自攻則其未形者也雖然既已託為命矣其能反而攻之乎此言之不可以已也而其自攻與否人固不得而與力視所安何如耳弟惜一日之聚於既往而畏無窮之别於將來同袍之義未嘗少盡是以不復遜讓縱言求正倘不以為誑而謂其或有所中

時報以言而督責之雖無一日之聚固千里而促膝也

答翁見海

往昔京師中謬妄自持雖於當世君子心慕嚮者非有紹介之通不欲往見以為近時汎交色取皆屬於通融而吾姑以是自守庶乎其不蹈敝俗也不謂固陋日甚而於親賢取善之道遂成背戾歸田以來稍自省改雖不敢謟於上交然視往跡頗有時媿發而不復迷者恩江返棹承手書特示既追背戾之莫及而又動其媿發

之心即此受益不細若見枉之意失不豫知非敢吝過而堅於終迷如執事所教也不肖賦質不敏氣弱志薾無能有成然妄意問學者二十餘年矣幸而此身猶存家難頻仍得因砥礪乃知往昔之非而省改焉亦欲置此身於天地之間而不敢有所退託深山寡交切劘者少常恐虛度時日枉過此生所謂一切加意於經世者雖每入思竟未有統緒也雖然博厚淵泉之教則能俛焉從事以冀終身之必可學此非敢以虛言相調也且此身

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何物哉非以此心之虛而能神乎而吾未免有所欲焉則所以窒其源而遏其流者不知其何紀極也如是而以經世適所以縱其所欲而濟之多才即使其力之足以有成其終如天地生民何哉吾欲果能忘矣則天地生民固吾一體未有一體而不知愛者知愛其一體矣則所以維持保護以不拂其心而遂其命者自不容已知所以維持保護矣則如來教所謂天文地理人材吏治兵政國儲以至民間疾

若之故其背畧而不講忽而不行而有若不相涉者乎譬之水然自源徂流可以幾於放四海者而欲之難忘則自有身以來歲深月積膠固根蔕牢不可解非夫實以聖人為必可學而於世俗毀譽愛惡爭競習尚反視易聽使内無留滯外無牽引深静明遠惟吾心之為安固未能不有所藏蓄以為科臼而遂其滋蔓者也能以聖人為必可學而於欲必無藏蓄矣然後此心之虚不窒而神乃流通自其無不乗載而言謂之愽厚而非指

博文多識以為富靡也自其無窮盡而言謂之淵泉而非指斡濟酬給以為權變也葢欲為天地立心必其能以天地之心為心欲為生民立命必其能以生民之命為命今吾人之心與其所謂命者果安在乎能無媿於天地而不負生民矣乎誠有意於經世者固不能一日悠悠爾矣古者澹飲食惡衣服輕財物卑宮室甘苦分餘以求得此心者正所以為煅煉之功而必與諸欲不並存者也以此從事隨力所至以為經綸在家益家在

國益國在天下益天下大用之不媿四海小用之不愧四境不用亦不愧四壁此不為磊磊大丈夫哉執事教我者至矣亦切中其膏肓者也十餘年前不肖固有意乎絶交息游習懶成癖近始悔之然於來教不徒曰受益而必述其所從事者正欲藉以求正以盡親賢取善之道以俟嗣音而請益焉不然則所謂不有益於徒必有益於我者亦竊有願也不肖嘗與友人書曰今之凡有意於我者皆欲成我者也感來教亹亹故不覺盡言

相對無期萬萬自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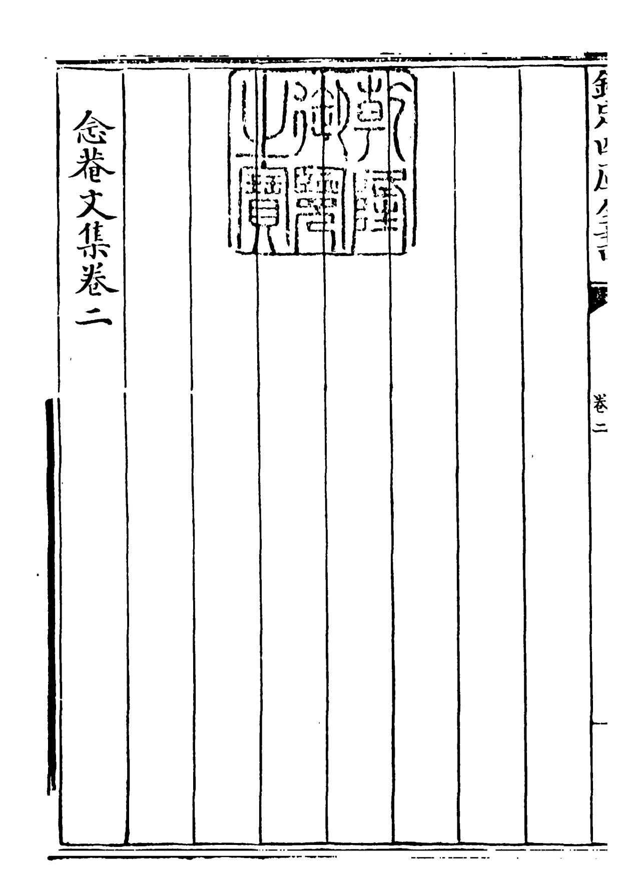
與王以珍

病體因飲食欠調如是反覆者數旬奈何此件不彀手乃真實語只得求其徑路行之務刻厲自程督方有脫離時不爾只是虛見也若得路時中間坎坷應自有之此惟精惟一無有盡藏處縱稍有進其中坎坷愈細方是有可學不然却是枯槁物但如今纔說不求欲速便落悠悠此二着常相因不可不白調停兩不着始是正

當且戒多書不盡言

答王著久

農夫之穫以有播也耕不附土何以有秋靜中收攝使精神常斂不散培根之譬也其酬應雖不中不遠矣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功非宋儒語乎不患嬰兒不知言笑曉事患在調養未至耳



念菴文集卷二